

80年前，瑞安一位八旬老人血泪实录日军暴行

■林良爽

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。当年日寇铁蹄肆虐，滨海小城瑞安也未能幸免。那段苦难、屈辱与抗争交织的岁月，被一位老人以颤抖却坚定的笔迹，逐日记录在泛黄的纸页上。这位老人，就是张桐。

张桐(1860—1942)，字震轩，号真侠，汀田街道人，毕生从事教育事业。自1888年起，他坚持每天写日记。晚年国家危难，他虽年届八十，仍心系时局，尤其关注抗战。其1939年至1941年的日记，是那段黑暗岁月最真实的见证，为我们研究温州乃至浙南抗战史留下了极其珍贵、触目惊心的一手史料。这些日记，是血泪的控诉，也是日本侵华的铁证。(编者注：本文所引日记原文均严格按原始文献转录。个别表述，属历史语言现象，非录入讹误。为存文献本真，未作现代规范化处理。特此说明。)

1939年：血色初染飞云江

1939年，侵华日军的魔掌无情伸向瑞安，日机频繁空袭，给瑞安人民带来了无尽的恐怖。张桐日记详细记录了这一切。二月初一。初春，凄厉的空袭警报第一次撕裂瑞安的平静：“晨闻人传，昨日寇飞机到郡即轰炸县政府，计炸毙十余人。又来瑞于飞云江用机关枪扫江中渡人汽轮，亦死数人。”这寥寥数语，是日军暴行在瑞安大地上留下的第一道血淋淋的印记。张桐在日记里沉痛地控诉：“倭人如此横暴，真可谓惨无人道矣！”

恐惧的阴云迅速笼罩全城。三月初五至初七，瑞城警报频响，人民陷入极度恐慌，纷纷逃离家园。张桐的记载令人窒息：“投有四十个弹，恐温州全城糜烂不堪设想。”“我瑞城亦因警机乱叫，各绅商民户无不纷纷挈眷远窜，此种景象，较凶年流离尤惨也。”

此后，轰炸成为常态。日军持续不断的轰炸让民众惶惶不可终日。张桐的笔尖蘸满悲愤，在四月初五再度痛斥：“昨日郡城又遭日寇投十二个炸弹，计被炸地点为五马街、小南门、东门及杨安山各处，炸死者有二十余人，日寇可谓惨无人道矣。”

1940年：燃烧弹下的炼狱

如果说1939年的轰炸是噩梦的开始，那么1940年，日军则将这种暴行推向了惨烈的高峰，将瑞安拖入了人间炼狱。

七月初五，三架敌机在瑞安西门、南门疯狂投弹：“炸死团兵四五人，江中福建商船连炸沉数只，炸死者亦多。”八月十一日，三架敌机在瑞城南门外码头头投下两个烧夷弹：“康春、赛春两酱园及就近商店一齐起火，延烧至西门头止，计市面数百间，不知其损失若干。”九月十四日，五六架敌机飞赴瑞安投弹，瑞安西门外一带民房、商店尽遭烧毁，约有三百多间，有一老人、老妇、一小子被炸死，伤者不计其数。

真正的惨剧发生在平阳鳌江。八月初一，平阳、鳌江两次被炸。第一次炸毁地方银行及市面；第二次重磅烧夷弹直坠防空洞：“毒烟逼入沟中，无可外避，遂至闷死沟中者，计有一百五十七人，可谓惨矣。”一百五十七条鲜活的生命，在狭小的空间里被毒烟活活闷杀！这不仅是屠杀，更是对生命尊严最极端的践踏。张桐用“惨矣”二字，已不足以形容其万分之一。

温州市区同样遭受轰炸，张桐直喊“真空前之浩劫也”。八月十三，郡城东门外乍鱼巷一带被日机狂投烧夷弹，市屋延烧约三四百间，人口死伤众多。八月廿七日记：“昨日之炸，惨不可言，无人心胆破裂。”“闻昨机炸郡，小南门、双门、西郭、东门四处均有，而小南之轮船埠老司及小南大石桥各商店无不遭其蹂躏，生命财产又付之一炬矣，可胜哀哉！”“小南门外大石桥已遭炸断，桥上压死无数，河水为之统红。”

面对如此惨状，张桐悲愤难抑，写下《悲秋杂感》二首，其一曰：“轰轰一炬破空来，顷刻繁华市化灰。漫道觉皇能救劫，伤心社庙亦罹灾。栖梁燕去巢皆覆，遍野鸿嗷听更哀。何日铸农销剑戟，八风奏凯舞强台。”其二曰：“开轩面圃话桑麻，男可扶犁女浣纱。击壤歌衢忘帝力，吹箫饮蜡乐回家。纷纷旁午军书急，户户抽丁调遣加。但愿编氓勤训诫，齐心杀贼振中华。”

十一月中下旬，日机的肆虐变本加厉。十四日至十七日，敌机连续多日疯狂轰炸扫射瑞安城区及塘下、场桥等乡村。十一月十五、十六日，轰炸东门外四柏巷、东郭庙、集真观、西门外、小沙堤等地，炸死多名儿童、妇女，多处楼房被炸毁。十七日，永嘉栟埭谷间春酱园数十人被炸死。



1940年的瑞安，在燃烧弹的烈焰和常规炸弹的轰鸣中，生灵涂炭，真正成了一片哭泣的焦土。

1941年：沦陷的泣血见证

1941年4月，日寇的铁蹄踏破了瑞安古老的城墙。这是瑞安历史上第一次沦陷，这段历史，成为瑞安人民心中永远的伤疤。张桐以其史家的冷峻与文人的悲愤，如实记录了城陷时的混乱、当局的不作为以及日军的暴行。

三月廿三(4月19日)，灾难降临。“八句钟见有日机数架自北飞南，连投炸弹”，死亡的阴影瞬间笼罩全城，“瑞城人无不走避”“真惶惶不可终日矣”。“俄闻昨夕十句钟，瑞城南门外日兵已数百登陆，城中人逃避一空。”一场惨绝人寰的大逃亡在黑夜中上演：“当纷纷逃出时，拥挤不堪，老者少者有踉跄、有落河，惨绝罄书。”而本应保境安民的地方当局，其表现令张桐愤恨至极：“县衙内官长、科员、卫兵如鸟兽飞走，阖其无人。”官吏们抛弃了职责，更抛弃了满城百姓，率先逃命，“乱世无秩序，贪污偏先遁，不肖之官，真万死不足蔽其罪”，张桐悲愤地写下四首律诗，直斥这奇耻大辱：“一夜军器忽弃戈，全城齐唱董逃歌。”痛陈民众的深重苦难：“涨尽云江是泪波”“遍野有哀鸿”。字字泣血，句句锥心。

城陷之后，才是真正的人间地狱。日寇及其裹挟的流氓地痞，在瑞安城乡展开了疯狂的烧杀淫掠，罪行罄竹难书——

肆意掳掠：“凡城中殷户有囤积者，有日本兵指使，于是城乡各流氓纷纷入城抢夺。”项荫轩、项襄虞、王楷、王超六、李大同等富商大户及店铺，“无不罄卷而空”，“人口拆散不知存亡者亦无数”。

滥杀无辜：“日兵游前池，见农人聚观，一兵即肆放一枪，竟死一人。”“日人来塘池巡察，见一妇掠之，其六旬老父向之跪求不允，亦遭刺死。”张桐悲呼：“乱世生命，真鸡犬之不如，伤哉！”

奸淫妇女：“妇女被日人奸淫者亦不知凡几。”这是张桐日记中明确记载的日军性暴力罪行，写着墨不多，却字字千钧，揭露了侵略者最卑劣无耻的兽行。

破坏设施：为控制与掠夺，日军“瑞之北门外桥及杨家桥等均被日人拆断，各城外遍布铁丝网，断人行路”。交通断绝，更添民众苦难。

面对官府溃逃与敌寇暴虐，张桐又愤怒地写下《四一九瑞城沦陷纪念》：“今年孟夏四一九，我瑞无端失官守”“上慨食肉多鄙夫，下悼民生唤奈何”“飞云江上倭艇来，全城老幼通宵走”“飞机轧轧压头低，魂惊汤火命如鸡”“逾城争寻荒山窜，呼儿唤女声凄凄”。这不仅是沦陷的实录，更是对战时社会百态、官场黑暗的深刻揭露：详尽回顾了沦陷当夜的惨状，痛斥官吏的渎职。

张桐的日记记至1942年2月22日，一个月后，这位带着对家国沦丧的无限悲愤与对未来深切忧虑的老人，含恨离世。

瑞安的苦难并未随着张桐的离世而终结。他身后的小城，仍在血火中煎熬。1942年“七一三”事变、1945年1月20日至23日、1945年5月25日至26日，瑞安又经历了三次沦陷。1939年至1945年，日机反复轰炸，日军四次入侵，瑞安这座千年古城，承受了毁灭性的打击。

值此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，张桐的日记为我们还原了那段血与火的苦难岁月。这些泛黄的纸页里，没有宏大叙事，只有被炸断的石桥下“河水为之统红”的细节；没有抽象的历史结论，只有防空洞里157具窒息尸体的惨状；没有英雄传奇，只有老父为护女跪求日寇反遭刺死的悲鸣。

这些浸透血泪的文字，是侵华日军在瑞安乃至浙南地区所犯罪行的铁证。它时刻警示着我们：勿忘历史，铭记苦难。深刻领会“落后就要挨打”的惨痛教训，唯有国家强大、民族团结，才能抵御外侮，实现国泰民安，使中华民族傲然屹立于世界东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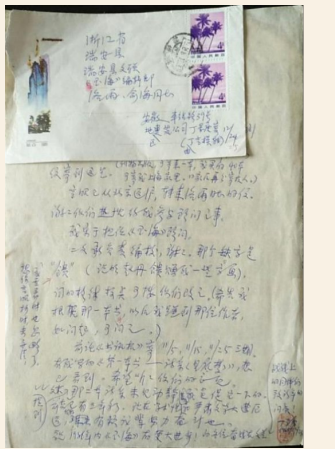
“告慰阿丹媚乡的人民”——一封珍藏信札里的文艺大家友谊与乡愁

■俞海

笔者珍藏着一封信札，虽历经七次搬家都舍不得丢弃。这是著名文史学者、出版家丁景唐(1920—2017)于1985年12月25日写给瑞安《玉海》顾问洛雨与笔者的信。信中不仅谈及编务，更深情追忆了与人民艺术家赵丹(信中称他为阿丹)的珍贵友谊。字里行间饱含真情，尤为契合瑞安作为赵丹媚乡的特殊意义。



赵丹与黄宗英夫妇



扫一扫，看电子版

信件原文及丁景唐其人

洛雨、俞海同志：

前发一信，想已收到。

我11月24日来滁休养，现决定延长到1986年2月9日(正月初一)返沪。在此之前，来信可寄到这里。(刊物出版可寄来1本。我买40本，寄我上海家里，等我回家后再分发友人。)

言昭已从北京返沪，转来洛雨同志的信。谢谢你们热忱约我参与顾问之事。

我乐于担任《玉海》顾问。

二文承负责编校，谢谢。那个缺字是“馈”，说明赵丹馈赠我一些字画。词的格律、标点可按你们意见改之。(希告我根据那一本书，以后我碰到那位作者可告

知。)

前托《书讯报》寄11/5、11/15、11/25三期。有介绍我写的第一本诗集《星底梦》，想已看到。希望听听你们的意见。

文末提到那二本诗集未见动静，我是促它一下的。前者发稿已有三年多了，现在学术性著作和严肃文学大遭厄运，有赖我辈努力奋斗也。

祝1986年《玉海》有更大进步！

向各位奋战在文艺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新年的问候！

丁景唐

1985年12月25日

信里附了两件珍贵的材料

儿子王言横代拟的一首贺诗的手迹：

“鲁编化蝶舞秋阳，
投桃报李渡新星。
斜风疏雨觅芳馨，
虚谷有缘臻冥墓。”

诗后自注：“一九八五年冬，余养病滁县，喜读蔡、富两兄合编的《虚谷画册》，问世宏文，嘱吾儿虎坦(言横)作诗以贺。”

因为该期《玉海》已经破例同时刊登了丁前辈的一文一信，篇幅十分拥挤。这封信和它的附件只好暂留待用，这一留就留了数十年。幸好我一直珍藏着这

“告慰阿丹媚乡的文友和人民”

丁老在给洛雨和我的信中说明了他撰写《忆与赵丹湖州之旅》一文的目的。他说：“瑞安是宗英的家乡，也就是阿丹的媚乡。我写纪念赵丹的文章能在阿丹的媚乡刊物上发表，也所以告慰于阿丹媚乡的文友和人民。”

他在信中说：“我的文章中提到的富华和蔡耕，他们和我与阿丹都是‘十年大劫难’中的翰墨之望。”还写到1980年10月间他到北京看望重病中赵丹的详细情形：“刚巧富华也由沪来京，为赵丹筹备

画展，我社(指上海文艺出版社)的办公室主任崔衍也送《地狱之门》的样书到京给阿丹。我们在阿丹的病榻前交谈，阿丹声音细弱，嘱我速请蔡耕来帮他办画展。蔡接我电话后，于9日下午赶到北京医院，将上海海墨社为阿丹举办画展的消息告诉他，并给他看了照片，阿丹面露笑容，却已不能说话。10月10日凌晨2时40分，胸襟坦荡的人民艺术家永远离开了我们。”

丁老在信的最后非常有感情地写：

“送阿丹的媚乡之友保存珍藏”

等资料。

我至今仍保留着当年丁老寄来的那本赵丹遗著《地狱之门》，这本书的扉页上有丁老写的这样几行字：“这本书是不公开出售的特装本，原为赵丹赴日赠送友人用的，今送阿丹的媚乡之友保存珍藏。”

正因为这本书是不公开出售的，印数极少，其珍贵不言而喻，而且是赵丹生前留下的不多著作之一，记载了他的从业之路和许多老革命文艺家的往事，具有很高的历史文献价值。

我读完此书后，才了解赵丹对自己的职业其实是非常严肃的。他在书的开头就说：“演戏是一门科学。”又引用了马

些信札，七次搬家都舍不得丢弃，终于保住了丁老的珍贵手迹。这也许是天意吧！

丁老在信中提到的虚谷，是晚清著名画家，擅长花卉、蔬果、禽鱼、山水、人物，作品真实自然，富于想象。用笔干湿并重、敷色淡雅，章法奇特，风格冷隽。蔡耕、富华两位编者在十年动乱中，足迹遍八省，行程两万里，访求虚谷作品，阅作六百件。甚至为了寻找虚谷墓址而五下苏州，历经千辛万苦，终于编出了此画册。这是上海文化界的一个传奇故事。

“人民了解阿丹！朋友喜欢阿丹！阿丹是永远属于祖国和人民的！”

丁老的信其实是一篇非常好的散文，感情真挚，文笔细腻，在《玉海》上刊出时，我为它加上一个“朋友喜欢阿丹”的标题，和另外一篇游记《记与赵丹的湖州之游》，构成一组主题相同，叙述方式不同的姊妹篇，在表达他们之间珍贵友谊的同时，为后人留下瑞安女婿、人民艺术家赵丹生前的生活片断和大家风采。

“送阿丹的媚乡之友保存珍藏”

克思的一句名言：“在科学的入口处，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，在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。”这就是赵丹将自己的书定名为“地狱之门”的由来。

赵丹在书的最后用一首打油诗总结了自己的一生。

“大起大落有奇福，
两度因圈鬓尚乌。
酸甜苦辣心中记，
地狱天堂索艺珠。”

在我主办《玉海》刊物期间，因为和丁老的多次书信来往，得知人民艺术家赵丹生平许多轶事，也算是一种意外的收获吧！